

西漢年紀一



西漢年紀

(一)

王益之撰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西漢年紀

本館據金華叢書
本排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西漢年紀序

西漢年紀者。行甫先生著也。先生名益之。官宋大理寺司直。其生平著述。有漢官總錄。職原若干卷。於兩漢掌故。最爲精熟。惜其書散佚無存。是編三十卷。載入永樂大典中。坊間無單行本。自乾隆朝武英殿有聚珍版。始印行之。而世亦罕見其書。友人徐小雲比部。自都中購得。郵寄來鄂。余爲校勘而重鋟之。因讀而有感曰。史莫古於春秋。爲萬世不刊之典。自太史公作史記。班氏作西漢書。人各爲傳。一變春秋之例。非復編年本旨矣。其後荀氏欲復編年之體。與班馬異。而司馬公作通鑑。復從而正之。然其刪繁就簡。遺漏滋多。獨先生於年月之訛誤也。則取楚漢春秋而考訂之。於紀載之異同也。則採說苑新書而詳辨之。地名之歧出也。則考地理圖志而折衷之。本本源源。各有根據。而一代升降之際。人事得失之林。靡不參諸鑑論。得是非予奪之公。絕無一毫私心於其間。豈非夫子作春秋之志者哉。是書出而補荀氏溫公所未逮。後之作史者。可以法矣。梓旣成。聊綴數言於簡首。同治十二年癸酉夏四月永康後學胡鳳丹謹序。

西漢年紀卷一

高祖

宋王益之撰

郡後學胡鳳丹月樵校梓

高祖劉氏諱邦字季沛豐邑中陽里人也亡避吏與樊噲俱隱於芒碭山澤間此語見呂后常知其處云

季所在上常有赤色雲氣占氣者曰東南有天子氣秦始皇乃東遊以厭之史記漢書高祖紀荀紀考

警曰東南有天子氣于是因東遊以厭之高祖即自疑亡匿隱于芒碭山澤巖石之間恐非事實班氏削去即自疑三字而荀悅漢紀獨書曰高祖亡過吏于山澤中蓋得之矣東遊事紀于其後亦是今從之

案秦二世元年至三年楚漢起兵始末原本未載疑有脫漏元年冬十月沛公先諸侯至霸上使人約降子嬰子嬰素車白馬係頸以

組封皇帝璽符節降軹道旁諸將或言誅秦王沛公曰始懷王遣我固以能寬容且已服降殺之不祥乃

以屬吏遂西入咸陽高紀先是秦昭王時荀卿入秦昭王從之問儒術荀卿以孔子之語及諸國事七十二

子之言凡百餘篇與之由是秦悉有焉始皇之世李斯焚書而孔子家語與諸子同列故不見滅沛公克

秦悉歛得之皆載于尺二寸簡多有古文字家語序按高紀沛公入咸陽蕭何盡收秦丞相府圖書文書得孔子家語疑因此附入今本不書蕭何事似屬脫落

沛公入秦宮室意欲畱居之樊噲諫曰今臣從入秦宮所觀宮室帷帳珠玉重寶鐘鼓之飾奇物不可勝

數入其後宮美人婦女以千數此皆秦所以亡天下也願沛公急還霸上無畱宮中史記張良傳徐廣註沛公不聽

張良曰。願沛公聽噲言。沛公乃封秦重寶財物府庫。

此語見紀。

還軍霸上。

張良世家。

項羽將諸侯兵四十餘萬。行略

地。西至河南。

史記月表。

陽武陳平往歸之。平少時家貧。好讀書。治黃帝老子之術。里中社。平爲宰。分肉甚均。里

父老曰。善。陳孺子之爲宰。平曰。嗟乎。使平得宰天下。亦如是肉矣。往事魏王咎。爲太僕。說魏王不聽。人或

讒之。平亡去。至是歸羽。

平傳。

十二月。項羽至關。有守兵。關不得入。聞沛公已定咸陽。大怒。饗士卒。爲擊破沛

公軍。楚左尹項伯者。羽季父也。素善張良。乃夜馳之沛公軍。具告以事。欲呼良與俱去。良乃入告沛公。沛

公大驚曰。君安與項伯有故。良曰。秦時與臣遊。項伯殺人。臣活之。今事有急。故幸來告良。沛公曰。君爲我

呼入。吾得兄事之。良出。與項伯同入見沛公。沛公奉卮酒爲壽。約爲婚姻。曰。吾入關。秋毫不敢有所近。所

以遣將守關者。備他盜之出入與非常也。日夜望將軍至。豈敢反乎。願伯具言臣之不敢倍德也。

按原本于爲擊。

破沛公軍句。卽接沛公語。所以遣將守關者。云云。文義不相屬。疑有脫文。今據史記補入。

項伯許諾。謂沛公曰。旦日不可不自早來謝。沛公諾。於是項

伯復夜去。至軍。具以沛公言告項羽。

考異曰。史記羽紀作報項王。以下皆爾。按是時羽未稱王也。當是史臣追書。非事實。通鑑悉稱項羽。或曰將軍。今從之。

因言曰。

沛公不先破關中。公豈敢入乎。今人有大功而擊之。不義也。不如因善遇之。羽許諾。沛公旦日至鴻門。謝

曰。臣與將軍勦力而攻秦。然不自意先入關破秦。得復見將軍于此。羽因留公與飲。范增數目羽。舉所佩

玉玦。示之者三。項羽默然不應。

按此下。史記尚有范增出召項莊。入爲壽之文。此本不錄。疑有脫漏。

項莊拔劍起舞。項伯亦拔劍起舞。常以

身翼蔽沛公。莊不得擊。

史記尚有張良出召樊噲。身翼蔽沛公。莊不得擊。樊噲曰。沛公起如廁。因招樊噲出。按史記尚有張良出召樊噲。身翼蔽沛公。莊不得擊。樊噲曰。沛公起如廁。因招樊噲出。

於是遂去。乃令張

良畱謝曰沛公不勝桮杓不能辭謹使臣良奉白璧一雙再拜獻將軍足下玉斗一雙再拜奉亞父足下

考異曰史記羽紀作大將軍足下通鑑易以亞父今從之亞父受玉斗置之地拔劍撞而破之曰唉吾屬今爲之虜矣居數日項羽引

兵西屠咸陽殺秦降王子嬰羽紀及秦諸公子宗族史記燒秦宮室火三月不滅收其貨寶婦女而東考異

記秦紀云虜其子女收其珍寶實或說音項羽曰關中阻山帶河四塞之地肥饒可都以霸項羽見秦宮

財諸侯共封之與羽紀不同當考項羽曰關中阻山帶河四塞之地肥饒可都以霸項羽見秦宮

室皆以燒殘破又心懷思欲東歸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誰知之者說者曰人言楚人沐猴而冠

耳果然項羽聞之烹說者羽紀考異曰楚漢春秋揚雄法言以爲蔡生班史通成安君陳餘客多說項

羽曰陳餘張耳一體有功於趙羽以餘不從入關聞其在南皮卽以南皮旁三縣封之史記列傳考異

棄將印去不從入關亦不封客多說項王曰張耳陳餘一體有功於趙今耳爲王餘不可以按通鑑載曰餘

不封羽不得已聞其在南皮因環封之三縣此與史記漢書所載微不同今從二史列傳南粵尉趙佗

擊并桂林象郡自立爲南粵武王南粵王傳項王出之國使人趣義帝行其羣臣稍稍背叛之叔孫通留事項

王項王陰令九江王衡山王臨江王弑義帝羽紀通時彭越在鉅野衆萬餘人無所屬榮與越將軍印令

反梁地羽紀彭越傳按史記時田榮殺田布自立爲齊王此漢王至南鄭按史記時諸侯罷戲下各歸國

有脫諸將及士卒多道亡歸士卒皆歌思東歸韓王尊孫信說漢王曰項王王諸將近地而王獨遠居是

遷也軍吏士卒皆山東之人也日夜跋而望歸及其鋒而用之可以有大功人皆自寧不可復用不如決

策東鄉爭權天下史記高紀考異曰漢書帝紀以爲淮陰之言按其辭與韓王信傳所載韓王信說漢

秋韓王本名信都。劉氏史通及小顏功臣表俱引之。信通作申。與韓信之信有別。司初淮陰人韓信爲布衣時貧無行。不得推擇爲吏。又不能治生。寄食漂母。後數與蕭何語。按史記韓信初從項梁。數以策干羽。而不及其歸漢。何奇之。數言王必欲爭天下。非信無可與計事。是於是王欲召信拜之。何曰。王素嫚無禮。本末疑有脫漏。何奇之。數言王必欲爭天下。非信無可與計事。是於是王欲召信拜之。何曰。王素嫚無禮。今拜大將如呼小兒耳。此乃信所以去也。王必欲拜之。擇良日齋戒設壇場具禮。乃可耳。王許之。諸將皆喜。人人各自以爲得大將。至拜乃韓信也。一軍皆驚。信拜禮畢上坐。王曰。丞相數言將軍。將軍何以教寡人計策。信謝。因問王曰。今東鄉爭權天下。豈非項王邪。王曰。然。信曰。大王自料勇悍仁強孰與項王。漢王默然良久曰。弗如也。信再拜賀曰。唯信亦以爲大王不如也。然臣嘗事項王。項王喑啞叱咤。千人皆廢。然不能任屬賢將。此匹夫之勇也。見人恭敬。言語嫗嫗。至人有功當封爵。忍不能予。此婦人之仁也。雖霸天下。不居關中而都彭城。又背義帝約。而以親愛王。諸侯不平。所過殘滅。百姓不附。今大王誠能反其道。任天下武勇。何不誅。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不服。以義兵從思東歸之士。何不散。且三秦王爲秦將。將秦子弟數歲。所殺亡不可勝計。又欺其衆降諸侯。及項王坑秦卒。唯獨邯欣翳脫。秦父兄怨之。痛入骨髓。今楚彊以威。王此三人。秦民莫愛也。大王入關。秋毫無所害。除秦苛法。於諸侯之約。又當王關中。王失職之蜀。民亡不恨者。今王舉而東。三秦可傳檄而定也。於是漢王大喜。自以爲得信晚。遂聽信計。部署諸將所擊。

信傳。漢王留蕭何收巴蜀租。填撫諭告。使給軍食。

何世家。

八月。

史記高祖月表。

漢王引兵。

從故道還襲雍王章邯。

考異。

漢王引兵。

從故道還襲雍王章邯。

考異。

漢王引兵。

從故道還襲雍王章邯。

考異。

漢王引兵。

從故道還襲雍王章邯。

考異。

漢王引兵。

從故道還襲雍王章邯。

考異。

漢王引兵。

從故道還襲雍王章邯。

考異。

漢王引兵。

從故道還襲雍王章邯。

考異。

書本紀作五月。按四月諸侯方各罷兵就國。不應五。臧荼之國。因逐韓廣之遼東。廣弗聽。荼擊殺廣。無終。

并王其地。項羽紀月表。考異曰。史記項羽紀載。漢王許立韓王。孽孫信爲韓王。先拜爲韓太尉。將兵略。

韓地。信傳。項羽聞漢王已并關中。且東。齊趙叛之大怒。乃以故吳令鄭昌爲韓王。以距漢。令蕭公角等擊彭。

越。彭越敗蕭公角等。張良爲漢徇韓。乃遣項王書曰。漢王失職。欲得關中。如約卽止。不敢復東。又以齊梁。

反書遣項王曰。齊欲與趙并滅楚。楚以故無西意。而北擊齊。徵兵九江王布。布稱疾不往。使將將數千人。

行。項羽由此怨布。紀。羽王陵始爲縣豪。漢王微時。兄事陵。漢王起沛。陵亦聚黨數千人。居南陽。不肯從。至是。

始以兵屬漢。項羽取陵母置軍中。陵使至。則東鄉坐。陵母欲以招陵。陵母私送使者。泣曰。願爲老妾語陵。

善事漢王。漢王長者。終得天下。考異曰。終得天下四字。考史記。漢書荀紀。皆無。今以通鑑增入。毋以老妾故。持二心。妾以死送使。遂伏劍。

而死。項王怒烹陵母。陵世家。

二年冬十月。九江王布使將擊義帝。追殺之。郴縣。史記布傳。陳餘悉三縣兵。與齊兵共襲常山王張耳。耳敗走。

念諸侯無可歸者。曰。漢王與我舊故。而項王彊。又立我。我欲之楚。甘公曰。漢入秦。可謂能義矣。兩語仍楚。

雖彊。後必屬漢耳。乃走漢。漢方圍章邯廢邱耳。謁漢王。漢王厚遇之。餘已敗耳。皆復收趙地。迎趙王歇于。

代。趙王德餘。立以爲代王。餘爲趙王弱。國初定。畱傳趙王。而使夏說以相國守代。張耳陳餘傳。十一月。漢王乃。

立信爲韓王。常將韓兵從。本紀韓王信傳。韓王還歸都櫟陽。使諸將略地。拔隴西。以萬人若一郡降者。封萬戶。繕。

治河上塞。晁錯傳秦北攻胡集河上塞。故秦苑、園、池，令民得田之。本紀。二月，蕭何守關中。荀紀。考異曰：按何世家云，

中侍太子治櫟陽，爲法令約束，立宗廟，社稷，宮室，縣邑，通鑑書載于八月，正以四月敗于彭城，道逢孝惠

載之。六月，立爲太子。太子以六月立，不應蕭何侍太子守關中，卻在立太子之前也。然以史考之，漢王敗

于彭城，回至滎陽，蕭何發關中老弱未傅悉詣軍，使何守關中，不應可調其老弱也。然漢王將東擊楚，

又不應關中無人居守。史記云：漢王與諸侯擊楚，蕭何守關中，此正彭城之役。故荀紀載于二月，得之

矣。子長所記蓋總記一載之事。今守關中，則從荀紀自侍太子以下，則三月，漢王南渡平陰津，爲義帝發

喪，祖而大哭，哀臨力禁。三日，發使告諸侯，悉發關中兵，收三河士，願從諸侯王，擊楚之殺義帝者。漢夏四

月，項王雖聞漢東既已連齊兵，欲遂破之，而後擊漢。漢王以故得部五諸侯兵，凡五十六萬人，東伐楚。考異

曰：五諸侯，顏注以爲常山、河南、韓、魏、殷也。按常山張耳兵敗，奉頭鼠竄，以歸漢，安得有兵？是時陳餘遣兵

助漢，兼趙爲五耳。韓信傳云：二年出關，收魏、河南、韓、殷王皆降，合齊、趙共擊楚。然楚方擊齊于城陽，齊安

得助漢入彭城，意齊字後人妄加耳。又漢書作規五諸侯兵。叔孫通以儒生弟子百餘人降漢，通儒服，漢

今從史記作部字。按韓王當是韓信師古注以爲鄭昌誤。叔孫通以儒生弟子百餘人降漢，通儒服，漢

王憎之，乃變其服，短衣楚制。叔孫通傳。時薛人丁固，楚漢春秋云：爲楚將，逐窘漢王，短兵接，漢王急，顧丁固曰：

兩賢豈相厄哉？于是丁固引兵而還。漢王遂解去。季布項羽釋齊而歸，擊漢于彭城，以故田橫復得收齊

城邑，立田榮子廣爲齊王，而橫相之，專國政，政無巨細，皆斷于橫。田儋傳：按史記時楚與漢戰于彭城，

兵復振，此本俱失載，疑有脫漏。五月，漢王以曹參爲假左丞相，入屯兵關中。參傳：魏王豹謁歸視親疾，至國，卽絕河津，反，爲

于僞楚。高帝六月，漢王還櫟陽，壬午，立太子，赦罪人，令諸侯子在關中者，皆集櫟陽爲衛。高紀：按前一

節考異云：自侍太子以下，載于立太子之後，知此上雍州定，置中地、北地、隴西郡。高紀通鑑：考異云：漢

當有蕭何侍太子治櫟陽事，今本不載，似屬脫落。

餘縣置河上、渭南、中地、醴西、上郡。按塞王欣翟王翳降，漢王問故秦時上帝祠何帝也。對曰：四帝有白、青、黃、赤帝之祠。漢王曰：吾聞天有五帝而四何也？莫知其說。于是漢王曰：吾知之矣。乃待我而具五也。乃立黑帝祠，名曰北時，有司進祠，上不親往。悉召故秦祠官，復置太祝、太宰，如其故儀禮。因縣令爲公社，下令曰：吾甚重祀而敬祭。今上帝之祭及山川諸神當祠者，各以其時禮祠之如故。志：郊祀匈奴冒頓既滅東胡歸，又西擊走月氏，南并樓煩、白羊，河南王悉復收秦蒙恬所奪匈奴故地，與漢關故河南塞，至朝那、膚使，遂侵燕代。是時漢兵與項羽相距，中國罷音疲于兵革，以故冒頓得自彊，控弦之士三十餘萬。匈奴傳：是歲以盧綰爲太尉。史記大事紀。

三年冬，漢王與羽相距京索閒，數使使勞。

反來到

苦丞相何。鮑生謂何曰：今王暴衣露蓋，數勞苦君者，有疑

君心爲君計，莫若遣君子孫昆弟能勝軍者，悉詣軍所，王益信君。于是何從其計。漢王大悅。

何傳

楚龍且擊

破九江王布軍，布欲引兵走漢，恐楚殺之，故閒行，與隨何俱歸漢。

布傳

夏四月，項王圍漢滎陽，漢王請和，割

滎陽以西者爲漢，項王欲聽之。歷陽侯范增曰：漢易與耳，今釋弗取，後必悔之。項王乃急圍滎陽，漢王患

之。

項羽紀

謂陳平曰：天下紛紛，何時定乎？平曰：項王爲人，恭敬愛人，士之廉節好禮者多歸之，至于行功賞

爵邑重之，士亦以此不附。今大王嫚而少禮，士之廉節者不來，然大王能饒人爵邑，士之頑頓

讀曰：頓，讀曰：頓。

利無恥者亦多歸漢，誠各去兩短，集兩長，天下指麾即定矣。平世五月，漢王出滎陽，至成臯，自成臯入

關收兵欲復東轅生說漢王曰自漢與楚相距滎陽數歲漢常困願君王出武關項王必引兵南走音王深壁令滎陽成臯閒且得休息使韓信等得輯河北趙地連燕齊君王乃復走滎陽未晚也如此則楚所備者多力分漢得休息復與之戰破之必矣漢王從其計出軍宛于元葉武涉反聞漢書高紀得九江王布史記項羽

紀漢書韓信傳考異曰此語本之史記項羽紀而漢書紀書布以十二月歸漢漢王分之兵與俱收兵至成臯按布以十一月起兵攻楚楚遣龍且擊布數月且破布軍是布留九江數月豈得次月卽至漢也

兼收兵北至成臯亦在宛葉後事羽紀書曰漢王之出滎陽南走宛葉得九江王布行收兵復入保成臯此得其實入保成臯卽以後羽引而東使終公守成臯漢王引兵北擊破終公復軍成臯是也漢書韓信

傳云楚方急圍漢王滎陽漢王出南之宛葉得九江王布入成臯楚復急圍之與史記合獨紀以布至漢爲十二月故并移屯成臯于前年蓋漢王自彭城既敗之後與羽相距於滎陽紀書二年秋八月漢王如

滎陽三年夏四月項王圍漢滎陽漢王請和使漢王在成臯羽當圍成臯可也漢王後用紀信計始自滎陽遁至成臯入關耳按史記紀是時亦無屯成臯事當是漢書紀誤今從史記羽紀書布歸漢于宛葉閒

西楚奪衡山王吳芮地復以爲番君紀高八月漢王數困滎陽成臯計欲捐成臯以東屯鞏雒以距楚酈食

其曰夫敖倉天下轉輸久矣臣聞其下乃有藏粟甚多願足下急復進兵收取滎陽據敖庾之粟塞成臯

之險杜太行之道距飛狐之口守白馬之津以示諸侯形制之勢則天下知所歸矣王從之乃謀取敖倉

酈食其又說漢王曰方今燕趙已定惟齊未下考異曰史記漢書以取敖倉說齊合爲一事今從之今田廣據千里

之齊田解將二十萬之衆考異曰漢傳作田閒劉貢父謂此時何緣軍于歷城諸田宗彊負海岱阻河濟更有田閒按田儋傳乃是田解今從儋傳

南近楚齊人多變詐足下雖遣數十萬師未可以歲月破也臣請得奉明詔說齊王使爲漢而稱東藩王

曰善乃使食其說齊王廣及相國橫酈食其傳

四年冬十月韓信襲破齊歷下軍。田儻傳灌嬰虜華毋傷。嬰傳因入臨菑王廣相橫以酈食其賣已而烹之廣

東走高密橫走博守相田光走城陽將軍田既軍于膠東。田儻傳使使于楚請救。韓信傳項王聞韓信破齊且

欲擊楚使龍且周蘭將兵救齊。漢紀項王擊陳留外黃不下數日降悉男子十五以上詣城東欲阬之外

黃令之舍人兒年十三往說項王曰彭越疆其兩反劫外黃外黃恐故且降待大王大王至又皆阬之百姓

豈有歸心哉從此以東梁地十餘城皆恐莫肯下矣羽然其言乃舍外黃當阬者而東至睢陽聞之皆爭

下。羽傳彭越所下城邑皆復爲楚越將其兵北走穀城。彭越傳漢以中尉周昌爲御史大夫昌苛從弟也。荀紀

異曰不知所拜月日今從荀悅漢紀載于高帝馳入成臯之次彭越復下昌邑旁二十餘城。越傳往來苦楚兵絕其糧食。高紀韓信使人言漢

王曰齊夸詐多變反覆之國南邊楚不爲假王以填之其勢不定今權輕不足以安之臣請自立爲假王

當是時。信傳漢方困於滎陽。劇通傳考異曰韓信傳云當是時楚方急圍漢王滎陽按是時漢王與項羽

假王漢方困于滎陽遺張良即立信爲齊王春二月韓信已王齊使灌嬰別將擊楚將于魯北破之轉南

破薛郡長攻博陽前至下相以東渡淮盡降其城邑至廣陵項王使項聲薛公郗公復定淮北嬰渡淮擊

破項聲郗公下邳斬薛公于下邳壽春擊破楚騎于平陽遂降彭城虜楚柱國項佗降留薛沛酈蕭相攻

苦醢與漢王會頤鄉。灌嬰傳秋七月立英布爲淮南王。本紀與擊楚布使人之九江得數縣。布傳八月初爲算賦

漢儀注民年十五以上至五十六出賦北貉其客反燕人來致梟騎助漢。本紀九月歸太公呂后。按漢遺陸賈

錢人百二十爲一算爲治庫兵車馬

羽弗聽。漢復使侯公說羽，羽乃與漢約，中分天下，歸太公、呂后。此本首尾不具，疑有脫漏。軍皆稱萬歲。漢王欲封侯公，曰：「此天下之辯士，所居傾國，故

號曰平國君。」此事據楚漢春秋。

五年冬十一月，淮南王布與劉賈入九江，誘楚大司馬周殷。殷畔楚，遂舉九江兵，竝行屠城父，隨彭越，皆

會垓下。高紀、布傳、彭城二字據羽紀。十二月，漢王與諸侯兵共擊楚軍，與項王決勝垓下。齊王信將三十萬自當之。孔

將軍居左。史記正義曰：費將軍居右。費侯陳賀也。漢王在後，絳侯、柴將軍在漢王後。項王之卒可十萬，韓

信先合不利。卻、孔將軍、費將軍縱，楚兵不利。韓信復乘之，大敗垓下。史記高紀。項王兵少食盡，漢軍及諸侯兵

圍之數重。項王則夜起，飲帳中，有美人姓虞，常幸從。駿馬名騶，常騎之。于是項王乃悲歌慷慨，自爲詩曰：

「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騶不逝，騶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歌數闋，美人和之。曰：「漢兵已略

地，四方楚歌聲。」大王意氣盡，賤妾何聊生。此據楚漢春秋。于是項王乃上馬，麾下壯士騎從者八百餘人，直夜潰

圍南出，馳走。平明，漢軍乃覺之，令騎將灌嬰以御史大夫將五千騎追之。項王渡淮，騎能屬者百餘人耳。

乃欲東渡烏江。烏江亭長橫音蟻船待項王，笑曰：「天之亡我，我何渡爲？乃自刎而死。」紀羽。項籍已死，灌嬰乃渡

江，破吳郡長吳下，得吳守，遂定吳、豫章、會稽郡，還定淮北。嬰傳。漢遣劉賈將九江兵與太尉綰及靳歙別定

江陵、擊虜。臨江王共尉送致，雒殺之，以臨江爲南郡。見漢紀、劉賈斬歙列傳。周勃東定楚地泗水、東海郡。勃傳。陳人鄭

君嘗事項籍，籍死屬漢。漢王令諸故項籍臣名籍，鄭君獨不奉詔。詔盡拜名籍者爲大夫，而逐鄭君。鄭當時傳。

春正月諸侯上疏曰楚王韓信韓王信淮南王英布梁王彭越故衡山王吳芮趙王張耳燕王臧荼昧死再拜言張晏曰秦以爲人臣上書當言昧犯死罪而言漢遂違之大王陛下先是秦爲亡道天下誅之大王先得秦王定關中于天下

功最多存亡定危救敗繼絕以安萬民功盛德厚又加惠于諸侯王有功者使得立社稷地分以定而位號比擬無上下之分大王功德之著于後世不宣昧死再拜上皇帝尊號漢王曰寡人聞帝者賢者有也

虛言無實之名非所取也今諸侯王皆推高寡人將何以處之哉諸侯王皆曰大王起于細微滅亂秦威

動海內又以辟讀曰僻陋之地自漢中行威德誅不義立有功平定海內功臣皆受地食邑非私之也大王

德施四海諸侯王不足以道之居帝位甚實宜願大王以幸天下漢王曰諸侯王幸以爲便于天下之民

則可矣于是諸侯王及太尉長安侯臣綰等三百人與博士稷嗣君叔孫通謹擇良日二月甲午上尊號

漢王卽皇帝位于汜水之陽蔡邕曰上古天子稱皇其次稱帝其次稱王秦自以德兼三皇五帝故并以爲號漢因而不改

班固曰昔詩書述虞夏之際舜禹受禮古禪字積德累功洽于百姓攝位行政考之于天經數十年

然後在位殷周之王乃繇讀與繇同高稷修仁行義歷十餘世至于湯武然後放殺秦起襄公章文繆獻

孝昭莊稍蠶食六國百有餘載至始皇乃并天下以德若彼用力如此其難古艱字難也秦旣稱帝患

周之敗以爲起于處士橫議諸侯力爭四國交侵以弱見奪于是削去五等墮城銷刃箝語燒書內

鋤英雄外服胡粵用壹威權爲萬世安然十餘年間猛敵橫發乎不虞敵讀曰戊彊于五伯讀曰閭

閭逼於干戈。

嚮音響。

應瘠。

瘠音慘。

於謗議。奮臂威于甲兵。

讀曰鄉。

秦之禁適所以資豪傑而速自斃也。是以

漢亡尺土之階。由一劍之任。五載而成帝業。書傳所記未嘗有焉。何則。古世相革。皆承聖王之烈。今

漢獨收孤秦之弊。鑄金石者難爲功。摧枯朽者易爲力。其勢然也。

更王后曰皇后。太子曰皇太子。

考異曰。

漢書本紀作尊王后爲皇后。太子曰皇太子。通鑑易爲更字。今從通鑑。

追尊先嬪曰昭靈夫人。

本紀注。漢官儀云。高

帝母起兵時。死小黃北。後作陵廟于外黃。

陳留風俗傳云。沛公起兵野戰。喪皇妣。于黃得天下。乃使使者梓宮招魂。諡曰昭靈夫人。因作園陵。寢殿。司馬門。鐘簾。

諸侯剖符受封。韓王信。英布。樂

布傳。天下大定。帝西都雒陽。諸侯皆臣屬。

史記。

夏五月。兵皆罷歸家。

漢紀。

詔曰。諸侯子在關中者。復

方目反。之十二

歲。其歸者半之。民前或相聚山澤。不書名數。今天下已定。令各歸其縣。復故爵。出宅。吏以文法教訓。辯告。

勿笞辱民。以饑餓自賣爲人奴婢者。皆免爲庶人。軍吏卒會赦。其亡罪而亡爵。及不滿大夫者。皆賜爵爲

大夫。故大夫以上。賜爵各一級。其七大夫以下。皆令食邑。

漢書曰。秦制列侯乃得食邑。今七大夫以上皆食邑。所以寵之也。

非七大夫以下。

皆復其身及戶。勿事。

本紀。

又曰。七大夫公乘以上。皆高爵也。諸侯子及從軍歸者。甚多高爵。吾數詔吏。先與

田宅。及所當求于吏者。

本紀。居力反。

與爵。或人君上所尊禮。久立吏前。曾不爲決。甚無謂也。異曰。秦民爵公大

夫以上。令丞與亢禮。今吾于爵非輕也。吏獨安取此。且法以有功勞行田宅。今小吏未嘗從軍者多滿。而

有功者顧不得。背公立私。守尉長吏。教訓甚不善。其令諸吏善遇高爵。稱吾意。且廉問有不如吾詔者。以

重論之。本紀。上折隨何之功。謂何爲腐儒。爲天下安用腐儒哉。隨何跪曰。方陛下之敗于彭城也。發步卒五